

曹 禺 文 集

名家名著经典文集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李天民

封面设计：李 辉

经 典 书 柜



ISBN 7-80606-397-8



9 787806 063972 >

ISBN 7-80606-397-8/1·14

定价：200 元 (全十册，单册：20 元)

名家名著经典文集

曹禺文集

主编 王 晖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曹 禺

名人春秋

(1910-1996)，原名万家宝，字小石，湖北潜江人，生于天津。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，全国人大代表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，北京市文联主席，全国文联主席。主要作品有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。

目 录

雷 雨.....	(1)
蜕 变.....	(172)
北京人（节选）	(382)

雷 雨

人 物

姑奶奶甲（教堂尼姑）

姑奶奶乙

姊姊——十五岁。

弟弟——十二岁。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蘩漪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，

周萍——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周冲——蘩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鲁贵——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人，年二十七。

鲁四风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八，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，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景

序 幕 在教学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。

——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第一幕 十年前，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

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（即序幕的客厅，景与前大致相同）。

第二幕 景同前。

——当天的下午。

第三幕 在鲁家，一个小套间。

——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四幕 周家的客厅（与第一幕同）。

——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尾声 又回到十年后，一个冬天的下午。

——景同序幕。

（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）

序 幕

景——一间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
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：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，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——左边以台上演员为准——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面的漆已蚀了去。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，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，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国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，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，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圆。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，可以坐；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沉的，有些气闷。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。——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，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，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；壁炉上面设有一件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。火焰熊熊地，照在炉前的一张旧圈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倚的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，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正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的红木菜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门左面立一只有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是空空的，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放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墙略凹进，与左右后墙成一直角。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。茶几旁，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。上面对放着，但是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是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[开幕时，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，最好是 Bach: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mini——屋内寂静无人。

〔移时，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，姑奶奶甲（寺院尼姑）进来，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，头束着雪白布巾，蓬起来像荷兰乡姑，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，衣袍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，腰间悬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，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

姑 甲 （和蔼地）请进来吧。

〔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，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。进门脱下帽子，头发斑白，眼睛沉静而忧郁，他的下颏有苍白的短须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进门后，也取下来，放在眼镜盒内，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子，衰弱地咳嗽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

姑 甲 （微笑）外面冷得很！

老 人 （点头）嗯——（关心地）她现在还好么？

姑 甲 （同情地）好。

老 人 （沉默一时，指着头）她这儿呢？

姑 甲 （怜悯地）那——还是那样。（低低地叹一口气）

老 人 （沉静地）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姑 甲 （矜怜地）您先坐一坐，暖和一下，再看她吧。

老 人 （摇头）不。（走向左边病房）

姑 甲 （走向前）您走错了，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您的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 人 （停住，失神地）我——我知道，（指着右边病房）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？

姑 甲 （和气地）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，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，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？

姑 甲 （迷惘地）嗯，也好。

姑 甲 您跟我上楼吧。

〔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。〕

〔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轻些，比较活泼些，一切都与姑甲相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姊弟，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，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，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姊姊有十五岁，梳两个小辫，在背后摆着；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。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，二人在一起，姊姊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姊姊在前面。〕

姑 乙 （和悦地）进来，弟弟。（弟弟进来望着姊姊，两个人只呵手）外头冷，是吧。姐姐，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？

姊 姊 （微笑）嗯。

弟 弟 （拉着姊姊的手，窃语）姐姐，妈呢？

姑 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，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，好吧？

〔弟弟的眼望着姊姊。〕

姊 姊 （很懂事地）弟弟，这儿我来过，就坐这儿吧，我给你讲笑话。

〔弟弟好奇地四面看。〕

姑 乙 （有兴趣地望着他们）对了，叫姐姐给你讲笑话，（指着火）坐在火旁边讲，两个人一块儿。

弟 弟 不，我要坐这个小凳子！（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）

姑 乙 （和气地）也好，你们就坐这儿。可是（小声地）弟弟，你得乖乖地坐着，不要闹！楼上有病人——（指右边病房）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姊 姊 （很乖地点头）嗯。

弟 弟 （忽然，向姑乙）我妈就回来吧？

姑 乙 对了，就来。你们坐下，（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，望着

姑乙) 不要动! (望着他们) 我先进去, 就来。

[姊弟点头, 姑乙进右边病房, 下。]

[弟弟忽然站起来。]

弟 弟 (向姊) 她是谁? 为什么穿这样衣服?

姊 姊 (很世故地) 尼姑, 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, 你坐下。

弟 弟 (不理她) 姐姐, 你看, 你看! (自傲地) 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姊 姊 (瞧不起地) 看见了, 你坐坐吧。(拉弟弟坐下, 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)

[姑甲由左边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, 没看见屋内的人。]

弟 弟 (又站起来, 低声, 向姊) 又一个, 姐姐!

姊 姊 (低声) 嘘! 别说话。(又拉弟弟坐下)

[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, 将长几上的白床单, 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。]

[姑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, 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, 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]

姑 乙 (向姑甲, 简截地) 完了?

姑 甲 (不明白) 谁

姑 乙 (明快地, 指楼上) 楼上的。

姑 甲 (怜悯地) 完了, 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 乙 (好奇地询问) 没有打人么?

姑 甲 没有, 就是大笑了一场, 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 乙 (呼出一口气) 那还好。

姑 甲 (向姑乙) 她呢?

姑 乙 你说楼下的? (指右面病房) 她总是那样, 哭的时候多, 不说话, 我来了一年, 没听见过她说一句话。

弟 弟 (低声, 急促地) 姐姐, 你给我讲笑话。

姊 姊 (低声) 不, 弟弟, 听她们说话。

姑 甲 (怜悯地) 可怜, 她在这儿九年了, 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, 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。——(欣喜地) 对了, 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。

姑 乙 (奇怪地) 怎么?

姑 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。

姑 乙 (惊讶地) 哦, 今天三十? ——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, 到这房子里来?

姑 甲 怎么, 她也出来?

姑 乙 嗯, (多话地) 每到腊月三十, 楼下的就会出来, 到这屋子里; 在这窗户前面站着。

姑 甲 干什么?

姑 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, 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, 就没有回来。可怜, 她的丈夫也不在了——(低声地) 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, ——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, 死了的。

姑 甲 (自己以为明白地) 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, 总要问一问楼下的。——我想, 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。

姑 乙 (虔诚地) 圣母保佑他。(又放洗物)

弟 弟 (低声, 请求) 姐姐, 你给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?

姊 姊 (听着有兴趣, 忙摇头, 压迫地, 低声) 弟弟!

姑 乙 (又想起一段) 奇怪, 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, 为什么卖给医院呢?

姑 甲 (沉静地) 不大清楚。——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。

姑 乙 (惊讶) 真的?

姑 甲 嗯。

姑 乙 （自然想到）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，不把她搬出去呢？

姑 甲 说是呢，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，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。

姑 乙 哦。

〔弟弟忽然站起。

弟 弟 （抗议地，高声）姐姐，我不爱听这个。

姊 姊 （劝止他，低声）好弟弟。

弟 弟 （命令地，更高声）不，姐姐，我要你给我讲笑话！

〔姑甲、姑乙回头望他们。

姑 甲 （惊奇地）这是谁的孩子？我进来，没有看见他们。

姑 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，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。

姑 甲 （小心地）别把他们放在这儿。——万一把他们吓着。

姑 乙 没有地方；外头冷，医院都满了。

姑 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。万一楼上的跑下来，说不定吓坏了他们！

姑 乙 （顺从地）也好。（向姊弟，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她们）姐姐，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，我就找你们的妈来。

姊 姊 （有礼地）好，谢谢你！

〔姑乙由中门出。

弟 弟 （怀着希望）姐姐，妈就来么？

姊 姊 （还在怪他）嗯。

弟 弟 （高兴地）妈来了！我们就回家。（拍掌）回家吃年夜饭。

姊 姊 弟弟，不要闹，坐下。（推弟弟坐）

姑 甲 （关上柜门向姊弟）弟弟，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，我上楼去了。

〔姑甲由左面饭厅下。

- 弟 弟 （忽然发生兴趣，立起）姐姐，她干什么去了？
- 姊 姊 （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）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。
- 弟 弟 （急切地）谁是楼上的？
- 姊 姊 （低声）一个疯子。
- 弟 弟 （直觉地臆断）男的吧？
- 姊 姊 （肯定的）不，女的——一个有钱的太太。
- 弟 弟 （忽然）楼下的呢？
- 姊 姊 （也肯定地）也是一个疯子。——（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）你不要再问了。
- 弟 弟 （好奇地）姐姐，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。
- 姊 姊 （心虚地）嗯——弟弟，我给你讲笑话吧！有一年，一个国王——
- 弟 弟 （已引上兴趣）不，你给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？这三个人是谁？
- 姊 姊 （胆怯）我不知道。
- 弟 弟 （不信，伶俐地）嗯！——你知道，你不愿意告诉我。
- 姊 姊 （不得已地）你别在这屋子里问，这屋子闹鬼。
- [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，铁链声，足步声，女人狂笑，怪叫声。]
- 弟 弟 （略惧）你听！
- 姊 姊 （拉着弟弟手紧紧地）弟弟！（姊弟抬头，紧张地望着天花板）
- [声止。]
- 弟 弟 （安定下来，很明白地）姐姐，这一定是楼上的！
- 姊 姊 （害怕）我们走吧。
- 弟 弟 （倔强）不，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，我不走。
- 姊 姊 你不要闹，回头妈知道打你！

弟 弟 (不在乎地) 嗯!

[右边门开,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,在屋中停一停,眼睛像是瞎了。慢吞吞地踱到窗前,由帷幔隙中望一望,又踱至台上,像是谛听什么似的。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。

弟 弟 (平常的声音) 这是谁?

姊 姊 (低声) 嘘! 别说话。她是疯子。

弟 弟 (低声,秘密地) 这大概是楼下的。

姊 姊 (声颤) 我,我不知道。(老妇人躯干无力,渐向下倒) 弟弟,你看,她向下倒。

弟 弟 (胆大地) 我们拉她一把。

姊 姊 不,你别去!

[老妇人突然歪下去,侧面跪倒在舞台中。台渐暗,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。

弟 弟 (拉姊向前,看老太婆) 姐姐,你告诉我,这屋子是怎么回事? 这些疯子干什么?

姊 姊 (惧怕地) 不,你问她,(指老妇人) 她知道。

弟 弟 (催促地) 不,姐姐,你告诉我,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,这三个人是谁?

姊 姊 (急迫地) 我告诉你问她呢,她一定都知道!

[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,舞台全暗,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。

[弟弟声:(很清楚地) 姐姐,你去问她。

[姊姊声:(低声) 不,你问她,(幕落) 你问她!

[大弥撒声。

第一幕

开幕时舞台全黑，隔十秒钟，渐明。

景——大致和序幕相同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。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

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，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。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，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，并且听见蝉在叫。右边的衣服柜，铺上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，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。柜前面狭长的矮几，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。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，墙上，挂一幅油画。炉前有两把圈椅，背朝着墙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，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，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，上面放着三、四个缎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，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，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。

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，屋里家具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屋中很气闷，郁热逼人，空气低压着。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。

[开幕时，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，一面在揩汗。鲁贵（她的父亲）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，很吃力地；额上冒着汗珠。